



“我的龙舟记忆”征文选登

生生不息的龙舟号

张雪珊

“不是好汉不出江”——这句话，邵阳人喊了几百年，喊到资江和邵水都记住了它的平仄。

农历五月的一天黄昏，我站在双清区洋溪桥社区的江岸上，听见龙新民老人的声音从喉咙深处升起来：“嗨嘿——专心啊！嗨嘿——专意啊！”那号子像被江水泡过、被日头晒过，粗粝得能磨出火花，却又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绵长——像是从哪卷泛黄的族谱里直接扯出来的一嗓子。

七十一岁的鼓手，须眉皆白，精神矍铄。槌槌落下去时，整条资江都跟着颤了一下。

阔别十年的龙舟号子，终于回来了。

“不是好汉不出江。”这不是口号，是邵阳人的命。

江岸上围满了人，老的拄着拐杖，小的骑在父亲肩头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攥着栏杆，嘴唇微动，跟着号子的节拍无声地张合。我走过去问她：“老人家，您也划过龙舟？”她笑了，露出缺了牙的牙床：“没划过，可我听了一辈子，我公公划，我男人划，我儿子也划。这号子一响，就知道端午到了。”

她的儿子此刻正在江心的龙舟上，俯身、划桨，与其他汉子合成同一个节拍。桨叶切开水面时，那些被夕阳染成古铜色的水花，像是从百年前的某个端午溅过来的，带着同样的弧度、同样的温度、同样要把这座城举起来的蛮劲。

对划龙舟的人来说，水冷不怕，浪急不怕，怕的是鼓声响起时，你的桨比别人慢了一拍——那是比输更难受的事。

那些天，我几乎每天傍晚都去江边。

龙新民的号子每天准时响起，音调从不走样。可有一天，“嗨嘿”之后忽然多了一句：“铁打的宝庆，铁打的汉！”围观的几个老居民顿时红了眼眶。旁边一个年轻人不懂，问爷爷为什么哭。老人说：“当年你太爷爷划龙舟的时候，喊的就是这一句。后来不喊了，我以为再也听不到了。”

原来有些声音不是消失了，只是沉到了水底，等着被人重新捞上来。

号子声在江面传得很远。它穿过西湖桥的桥洞，绕过停泊的货船，一直飘到对岸的台阶上，在那里打了个旋，又折回来，好像舍不得走。

龙舟经济的赛道，也在岸上延伸。大汉悦中心、友阿广场、步步高新天地三大商圈联动促销，“龙舟竞渡·粽享端午”的巨幅海报上，龙新民擂鼓的照片被印在最中央。城市青年节、露天电影、满额赠礼……年轻人在商圈里打卡、消费、晒朋友圈，老人们在江边听号子、看龙舟、等孩子回家。

商圈里人潮涌动，资江上龙舟如箭。这一静一动之间，藏着邵阳市借龙舟做的大文章：把文化变成流量，把流量变成增量，让一条船既载着乡愁，也载着生意，载着这座城市向上奔腾的活力和希望。

决战之日，三十八支龙舟集聚资江。发令枪响的瞬间，所有鼓声同时炸开，整个江面像是被点燃了。洋溪桥的龙舟在第四赛道，鼓手刘发祥的槌子举过头顶，落下时，那条船猛地蹿了出去。二十二把桨同时切进水中，溅起的水花连成一片白色的翅膀，托着船身向前飞。

龙新民老人和社区拉拉队站在岸边擂鼓呐喊，号子声穿过风声、水声、两岸的助威声，像一根看不见的

绳子，死死拽住全船的节奏。“专心啊——专意啊——”那不是唱给观众听的，是唱给那些正俯身挥桨的年轻后生听的：划龙舟要专注，专注到能把一条江当作自己掌心里的纹路。

对岸，从深圳回来观赛的游子们挤在人群中呐喊助威。我问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：“为什么专门赶回来？”他说：“十年没听了，想回来听听那声号子。在广州听不到，在深圳也听不到——那是故乡才有的声音。”

龙舟冲过终点线，队员们瘫在船上大口喘气。龙新民老人缓缓坐下，额头上的汗珠顺着刀刻般的皱纹往下淌。有人递水，他没接，只是望着波光粼粼的江面，嘴唇翕动。我离得近，听见他哼的是一句老词——比“专心”“专意”更老，比“铁打的宝庆”更老，像是从更深的河床里打捞起来的。

我没听懂那是什么，可我知道它很重，重得像这座城两千五百年的历史，重得像每一个邵阳人心里那一声没有喊出口的“好汉”。

上岸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资江。雨后的艳阳正落在水面中央，江水被染成一条金色的绸缎，缓缓铺向远方。明天龙舟撤了，鼓声停了，人群散了，可那号子声不会走。它会沉回水底，和十年、二十年、一百年前的号子声堆叠在一起，等下一个端午，等人来捞。

“不是好汉不出江。”这句话，邵阳人喊了几百年，还会继续喊下去。因为只要资江还在流，只要还有人不肯放下手中的桨，那一声“嗨嘿”就永远不会断。它会在水面下蛰伏，在月色中生长，在每一代邵阳人的喉咙里重新长出鳞片，然后在某个端午的黄昏，再次跃出水面。

嗨嘿——专心啊！嗨嘿——专意啊！

那不是号子，那是这座城的心跳。

（张雪珊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湖南省诗歌学会理事）

整齐地划分出五百米标准赛道；岸边医疗点、应急救援船随时待命；穿荧光马甲的志愿者沿路维持秩序，一切都规整稳妥。

开赛当日，我挤在观景护栏前眺望江面。

第三赛道的龙船让我心头一热：领桨的是稚气未脱的“00后”小伙，身旁并肩划桨的是年过五十的堂哥；船尾掌舵的是堂哥的女儿，体育专业在读，特地请假回乡参赛，挥桨发力利落爽快，半点不输男子。

当首艘龙舟冲过终点线，岸边震天的欢呼滚烫热烈，和三十年前分毫不差。

赛后，堂哥拉着我闲聊，满是感慨：“虽说现在改成坐着划、换了新式船，但咱们邵阳人抱团争先、不肯服输的那股劲，一点没变。”船上的队员形形色色，有本地上班族、在校学生，还有常年在外务工、专门赶端午回乡的游子。

从前祠堂里的龙船家宴，如今变成了滨江沿线热闹的美食“嘉年华”，血鸭鸣、卤味、米粉的香气飘满江岸。乡亲们围坐一桌举杯闲谈，碰杯清脆的声响，邻里说笑的热闹，和几十年前祠堂宴席别无两样。

入夜，我沿着滨江步道慢行，刷到短视频里航拍镜头下的资江：江水如缀满彩灯的玉带，龙舟破浪的镜头收获上万点赞。外地游客留言，说明年端午还要专程来邵阳看龙舟。

江面灯火摇晃，光影恍惚间，竟和三十年前河滩上星星点点的火把重合了。我慢慢懂得，龙舟从来不止是江上竞速的船只，它是所有邵阳人融进骨血的魂。它载着旧时光的烟火暖意，迎着新时代的朝阳，破浪向前。

（朱清平，邵阳县作家协会副主席）

◆六岭杂谈

雨中一幕幕

老红

那天早晨的雨，来得令人猝不及防，而且下得大，正好又是上班的时候，打乱了人们出行的节奏。我因为有事要去市老干部大学，便发动车子，朝西湖桥方向慢慢驶去。

快到西湖桥头，车流便彻底滞住了。车子走走停停，雨利器费力地左右快速摆动，一遍遍拂去前窗玻璃上的流水。细密的雨珠层层叠叠地铺在车窗上，模糊了窗子外面的资江和街景，也隔断了窗外的喧闹，小小的车厢成了一方安静的天地。我借着停车的间隙，静静地凝望

着雨幕中的人间百态。

尽管雨势滂沱，人行道上仍有步履匆匆的行人：有的收紧雨衣快步疾走；有的撑着伞抱着包迎着风雨徐行；有的时不时踮着脚尖，望向远方，看公交车是否到来，眉眼间尽是焦急的表情。生活从不轻松，每个人都要在风雨中赶路。

外卖小哥裹着塑料雨衣，攥紧电动车的车把，车轮滚滚，碾过积水，溅起细碎的水花。一位外卖小哥在路口稍作停留，抬手抹去脸上的雨水，低头核对手机上的订单，随即又拧

动电门快速冲进雨幕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为他的驾车技术喝彩，心底也生出深深的感动。

往前看去，桥中央两名交警正站在雨里疏导交通。他们身上的制服被雨水淋得透湿，紧贴前胸后背。雨水顺着帽檐不断滑落，模糊了他们的双眼，却丝毫没有打乱他们从容果断的指挥手势。他们一遍遍抬手、摆臂、转身……分流拥堵车辆、提醒行人避让。我不由得轻轻地按了一下喇叭，向他们致以敬意和感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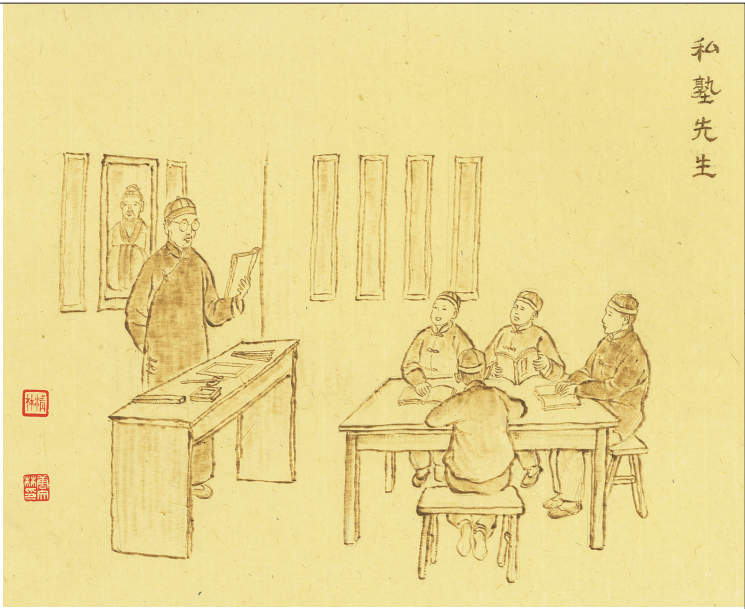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分钟后，车子终于驶过了西湖桥，原来桥中间发生了两车追尾的小事故。

下桥的时候，雨势渐渐小了一些。我轻踩油门，缓缓前行，心头盛满了温柔。

◆湖湘三百六十行

私塾先生

唐文林 王艳萍



私塾先生，是中国古代民间私塾中承担儿童启蒙教育的职业教师。其教学活动分为自设门馆、家塾与受聘坐馆、村塾两类，前者自行招生，后者由宗族、富户或公益组织聘请。

私塾先生，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形式之一。其教学活动分为自设门馆、家塾与受聘坐馆、村塾两类，前者自行招生，后者由宗族、富户或公益组织聘请。

私塾先生，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形式之一。其教学活动分为自设门馆、家塾与受聘坐馆、村塾两类，前者自行招生，后者由宗族、富户或公益组织聘请。

一堂别开生面的龙舟课

吴艳红

十多年前，我在一所乡村中学任教。学校紧邻资江，每到端午前夕，沿江各村百姓便自发组队在江面练龙舟。

“咚、咚、咚”的锣鼓声穿过田野街巷，飘进教室。孩子们听到鼓声，心思都飞向了江面，课堂乱糟糟的。看着这样的局面，我干脆做出决定：带他们去资江边看龙舟比赛。

消息一出，全班欢呼雀跃。端午那天，我领着十多个孩子，沿乡间小路走向江岸。路旁家家户户门檐悬挂着艾草与菖蒲，路过的乡亲们谈的全是龙舟比赛，谁的船队天天训练刻苦、哪支船队实力很强，诸如此类。

走到江堤，铿锵鼓点扑面而来，一幅壮阔的竞渡画卷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十多条彩绘龙舟停在码头，划手坐于舟中两侧，描金点朱的龙头昂首挺立、威风凛凛。十里八乡的乡民齐聚堤岸，摩肩接踵。锣鼓声、吆喝声、孩童笑语声交织一起，绘就了一幅鲜活的资江端午民俗图。

队伍里有个瘦小的男生小声问我：“老师，船这么窄，这么多人一起划，会不会翻？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让他先看比赛。

开赛哨声响起，江岸瞬间沸腾。每条龙舟船头的鼓

手手握木槌敲击，精准把控全队节奏；分列两边的二十多个桨手，腰背同步起伏，臂膀一齐发力，十多条彩龙在江面上破浪疾驰。

孩子们看得入了迷。方才那个瘦小男生身子前倾，看得太过投入，扯掉了同桌的校服纽扣也浑然不觉。我指着江面龙舟对大家说：“资江龙舟竞渡传承了上千年，从来不是一人孤军奋战。你们看，一鼓同舟，万众齐心，方能冲破江流。”

话音未落，有一支龙舟落后了。只见鼓手突然加快鼓点，急促节奏催着桨手俯身拼命挥桨。桨手们咬牙追赶，浑厚的“呀嗨”号子响彻江面，一点点拉近了与前方船只的距离。孩子们见状，高声呐喊助威。那一刻，书本上那些抽象的“团结”“坚守”等字眼，变作眼前真切滚烫的画面，看得我心头温热。

两小时赛事缓缓落幕，喧嚣渐散。我招呼孩子们围坐江堤，伴着江风畅谈观赛感悟。

平日有点孤僻、不愿参与集体活动的女孩轻声说：“龙舟向前离不开每一位划手。今天才明白，班级也一样，每个人都重要。”

那个总爱争强好胜的男

孩也面露愧色：“那支落后的船只始终不放弃，越挫越勇。我之前没考好就轻言放弃，实在不应该。”

总觉得家乡平淡、心高气傲的优等生望着江水感慨：“今天我明白了，龙舟是我们资江儿女的根，是独属于家乡的文化底气。”

还有少年挺直脊背立下志向：“我们少年人要传承龙舟风骨，踏实读书、奋勇向前，不负这片江水的滋养。”

听着孩子们发自内心的感言，我满心感动。资江龙舟承载的不只是端午怀古、百姓祈福，更是代代相传的同心之志、争先之心。

后来我离开那所乡村中学。近十年来，资江龙舟大赛悄悄沉寂。前些日子遇到当年那个瘦小男生，他已经当了消防员。聊天时他告诉我：今年他加入了家乡船队，要出战邵阳龙舟大赛。他说，握起船桨、跟上急促鼓点的那一刻，他才真正读懂当年我在江堤说的那些话——什么叫众人同心，什么叫遇到险阻也绝不松劲、绝不掉队的龙舟风骨。

（吴艳红，新邵县作家协会副主席）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